

3月25日
第61期

假如美国成为 世界第二



马丁·雅克
Martin Jacques
主讲嘉宾

现任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高级客座研究员,《卫报》、《新政治家》专栏作家。

1945年生于英国考文垂。于曼彻斯特大学学习经济学,获学士、硕士学位;后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攻读并取得博士学位。曾任英国共产党党刊《今日马克思主义》编辑,《星期日泰晤士报》专栏作家。并于中国人民大学、爱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高校担任访问学者。

近年来主要关注中国问题研究。2009年出版《当中国统治世界》成为年度畅销书,并于2012年出版了第二版。



潘维
对话嘉宾

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1982年考入北大国际政治系,硕士生时期师从陈翰笙教授。1996年获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世界政治理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美国社会发展史等。

代表论著有《法治与民主迷信——一个法治主义者眼中的中国现代化和世界秩序》、《农民与市场》等。

域外视点:主导未来世界的力量

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引起了西方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是学院内的学者,还是媒体,聚焦中国的言论评价日益增多。大致的观点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认为中国将依旧持续高速增长,在不久的将来代替美国主导世界;另一种则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将很快走下坡路,美国仍将是唯一的超级大国。

2008年,美国人罗伯特·库恩的《江泽民传》在中国与美国同时出版,名噪一时。2009年,另一位美国著名未来学学者约翰·奈斯比特经长期研究,出版了《中国大趋势》,并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同时以中文版和英文版展出。而同年,马丁·雅克也凭借《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走入公众视野。2011年,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政治秩序的起源》,提出中国从西汉开始就已具备现代性国家的雏形。

中国取代美国?

眼下,美国的经济正处在复苏中,许多西方人认为美国的经济不景气是短暂的,山姆大叔将很快重振雄风,其霸权不可撼动。但中国却面临着许多问题,诸如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收入分配不均、环境污染等。另一位英国专栏作家、中国观察家威尔·霍顿就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而美国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副院长杜克雷认为,雅克忽视了中国面临的种种危机。但在雅克看来,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快速的经济增长率、巨大的外汇储备以及一系列政策和文化融合力,都确保了在中国在未来仍将高速地成长,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雅克提醒了广大西方读者:西方已然走向没落,统治世界的将是中国,而西方人却还在用狭隘的眼光看待中国。西方人认为中国没有民主,发展是不能持久的,但这种衡量工具仍然是西方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从来就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而,中国未来的发展不应用西方的眼光来预测。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而中国的经济仍保持着高位的增长。美国固然仍然统治着世界,但很有可能是在重复

英国没落的老路。

看好中国的也包括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从1971年访华,到2011年出版的《论中国》,他见证了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外交政策的变化。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尽管存在着风险,但仍将很快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这对于西方,尤其是对于美国来说并不是一种威胁,而是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机遇。

中国道路

《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让西方世界感到惊讶。在主流西方媒体大多仍旧视中国为一个没有经历过启蒙、没有现代民主的落后国家时,雅克却告诉西方人,这是他们的傲慢与偏见。西方人在近几百年来处于世界的中心,因此也蒙蔽了西方人,使得他们只会使用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其他国家。他们自以为西方式的文明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然而这样的标准真的是普世性的吗?

在雅克之前,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就曾撰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已摸索出来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世界的“中国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以取代之前盛行的“华盛顿共识”。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经历发展道路,是1989年由在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然而这套模式在阿根廷等国的实践却远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在近10年内破坏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而中国却在自己的发展道路崛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雅克反驳“唱衰中国论”的一个重要论据是:中国是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指的是近代以来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或民族独立运动建立起来的,以一个或几个民族为国民主体建立起来的国家。民族国家所强调的是其民族的独立自主性。西方国家在使用它们的现代价值体系时,所处的是这样的一个背景。而“文明国家”是由出生于中国,自小受英汉双语

教育的美国比较政治学家、汉学家白鲁恂提出的。在他1992年的《中国政治的精神》一书中,他指出中国时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而现代国际社会却硬生生地将中国积压进西方的框架中。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价值是完整性和统一性,而非民族性。在此历史背景下,西方的价值在中国并不具有合法性;而中国地广人多的现状,也决定了中国不能用这样的价值来管理。

多元化的现代性模式

早在20世纪初,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就曾指出,所有的高等文化都有其生命周期,而西方,或曰欧美,也必将走向没落。他从许多的哲学家那里找寻理论支撑,包括赫拉克里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等等,而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歌德与尼采。斯宾格勒吸收了歌德的世界历史观,在他看来,世界历史是不断生成且流变不居的,而西方表面上是现代民主,其实质却是为贪婪的利欲所驱动,已经逐渐走向衰落。

在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以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作为历史终结形态之后,奈斯比特也提出,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终结”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世界仍然充满了变化,美国之衰落与中国之兴起,都是历史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现象。与许多美国人沉迷于享乐相比,中国人之勤奋却给了他希望,认为华夏文明“有助于我们在高科技时代寻求人性的意义”。

马丁·雅克在理解中国发展时,则用了“非西方的现代性模式”,他认为,非西方国家和地区迅速现代化,一定会有一种“现代性竞争”展开,东亚等国家依据后发优势,可以跳过西方现代性中曾经经历的很多阶段,因此,中国的发展可能带来“多元化的现代性模式”。

无论是西方哲学家还是当代的西方观察家的论断,都让人类换一个视角看自身的发展——西方价值本身显然并不具有绝对不可置疑的正确性。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逐渐走向多极化,西方人也该抛弃优越感,对中国之繁荣拥有更包容、更理解的态度。

(撰文 文汇网实习生 谢怡华)

2010年2月,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的新著“*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中文版《当中国统治世界》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之际,文汇报记者田晓玲对马丁·雅克先生做了电话专访,特选摘部分观点。

“中国模式”的独特性:有“本土资源”的培植

文汇报:近年来,中国在全球受到日益增多的关注。关于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但是有人提出,这些言论,不是高估了中国,就是低估了中国。人们把您的书看作是“中国统治论”或者说“中国例外论”的代表,您是否同意?

答:西方对于中国的看法非常不稳定,原因在于,西方社会并不理解中国,并没有以接纳性的态度来努力理解中国,而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换句话说,只是以西方人思维的局限性来理解中国。

我的书想表达的是,第一,中国至少在过去30多年非常成功,进步非常明显,而推动这种进步的,并不是西方所理解的中国复制了西方模式,而是两方面的结合,一方面是向西方和东亚模式学习,另一方面更重要,我称之为“成长的本土资源”(native source of growth),像政策制定,中国是在学习,却是以自己的方式在施行;第二,不能仅仅用西方的思维来理解中国崛起,而应该考察中国独特的背景,其历史、文化和西方截然不同。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中国过去尤其是过去30多年发生了什么,同时理解中国未来会发生什么。

人口问题和贫富差距是中国需要克服的难题

文汇报:您的书提到,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那么,这两者仍旧会支撑中国未来的快速发展吗?

答:人口问题非常重要。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很严重。中国可行的办法,是尽快结束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否则,10年20年以后,人口问题会很突出,给未来的发展带来压力。

文汇报: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在这一阶段,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和其他许多国家在现代化工业化过程中所曾经遇到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很大区别,对此您怎么看?

答:人均3000美元对中国来说并不是特别重要的标志性阶段。我要强调的是,现在中国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中国比较核心的问题是,经济起飞这一过程目前还没有全部完成。同时,中国发达地区同其他比较落后的地区之间的差距非常大,而且仍然在扩大,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妥善处理,会严重影响未来的发展,甚至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如今,中国既是“民族国家”,又是“文明国家”

文汇报:您在书中提到了与“民族国家”相对应的一个重要概念,即“文明国家”。到底什么是“文明国家”,它将会给未来的国际格局带来什么变化?

答:我认为,把中国定义为“文明国家”的首要因素,正是它的历史,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有如此长的未曾间断的历史;其次,中国的疆域大小也是它成为“文明国家”的重要因素。

19世纪末,中国被迫采取了“民族国家”才使用的规则,在面对欧洲和日本时表现出的软弱,使中国不得不被迫将“文明国家”的内容装入了“民族国家”的形态。如今,中国既是一个“民族国家”,又是一个“文明国家”。之所以是“民族国家”,因为它从上世纪以来就适应了国际秩序,而说它是“文明国家”,是因为它的历史久远、多元化、地域宽广。

“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之间会有冲突,可能把中国拉向不同方向。如果中国更加自信,不再担心他国对自己的看法,不再那么关注增长和现代化,对自己的历史更自豪,那么,中国也就对自己作为“文明国家”这一点感到更自在,并真正理解什么是“文明国家”。

必须认识到,让中国人得以自我认同的,并不是过去一百年发生的历史,而至少是过去两千年的历史,包括它的地理、语言、家庭结构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独特关系等。

(文汇报见习记者 童薇菁 摘编自文汇报2010年2月8日文汇报《文汇报》周刊)

马丁·雅克:中国崛起,全世界都充满好奇